

读小说，懂佛法！

读佛即是拜佛

地藏菩萨传

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地藏菩萨金乔觉17岁时说出的这句话，完美诠释了他惊心动魄、匪夷所思的一生；当时，他还是带兵打仗的新罗国王子。佛的故事都好看！读佛吧！



明一居士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读客

B949.92

38

2



读佛即是拜佛

地藏菩萨传

明一居士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佛即是拜佛：地藏菩萨传 / 明一居士著 .-- 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1.6
(读客“读小说，懂佛法”丛书)
ISBN 978-7-5506-0647-0

I . ①读… II . ①明… III . ①地藏 - 传记 ②人生哲学 - 通俗读物 IV . ① B949.92 ②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3474 号

书 名 读佛即是拜佛：地藏菩萨传
著 者 明一居士
责任编辑 陈欣
特约编辑 赵晨凤 张晓洲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647-0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- 逆经叛道的新罗国王子 /1
- 金乔觉降世 /5

- 父亲当了国王，一去不返 /9
- 七年之后匆匆见父，加入“花郎道” /14
- 磨难开始了 /19
- 被同伴仇恨 /24
- 没完没了的羞辱 /29
- 佛陀告诉金乔觉：忍 /32
- 受侮辱而不嗔，就是忍辱修行 /37
- 连败三位花郎，一战成名 /44
- 山中遇异族埋伏 /53
- 禅修，就是蝶化的过程 /56

- **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** /61
- 从容赴死 /70
- 无杂念者最强大 /76
- 痛逝好友，万事万物皆无常 /84
- 身任“国仙”，心已向禅…… /96
- 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 /98

- **离家出走去出家，法名“地藏”** /110
- 此地藏即是彼地藏 /116
- 发心去中国求法 /119
- 在码头被骗光钱，在海上又遇大风暴…… /123
- 地狱，即在众生的罪业中 /133
- 地藏24岁，带着一条狗艰难跋涉到中国 /139
- 只学法，不拜师 /144

- **地藏的大愿：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** /149

- 心中有鬼，地狱自现 /157
- 领着孤儿，入九华山苦修 /166
- 一碗米饭，也是在布施 /169
- 因果报应，真实不虚 /176
- 洞中打坐开悟，地藏成菩萨 /181
- 善行必结善果，恶行必生恶果 /185
- 地藏住持九华山化城寺 /199
- 与老母亲异国重逢 /203

- **放生、不杀生，就是从地狱中自救 /208**
- 善恶就在一念之间，地狱由心生 /216
- 自救的人，佛才会保佑 /219
- 地狱在你的心里 /226
- 出家要看机缘，有心即可拜佛 /232
- 至死不回新罗，九华山弘法 /237
- 一心一意，就是修行佛法 /246
- 地藏入灭，时年99岁 /253



逆经叛道的新罗国王子

自古以来，朝鲜半岛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上，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古代，中国人一般将朝鲜半岛亲切地称为“海东”。公元3世纪以后，海东兴起了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三个王国，史称“三国”。

新罗（古称徐罗伐）位于半岛东南部，北方与中国之间隔着高句丽，西边与中国的海路又受阻于百济。但是，三国之中，地理最为偏远的新罗却与中国最为友善。7世纪中叶，新罗开始效仿唐朝制度进行改革，国力迅速强盛。公元660年，新罗和唐朝联军灭百济；八年之后，又是在唐朝大军的强力支持下，新罗消灭了高句丽。几百年来，三国之间征战讨伐，炽烈燃烧的战火从未平息，而后朝鲜半岛终于进入了统一、和平的新罗时代。这是海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。

新罗都城金城^①，经过二三十年的和平时光，至7世纪末叶更是空前繁荣：普通民众安居乐业，充分享受着安定、祥和、富足的幸福时光；骨品^②贵族则构成了和平之世的最大盛景，那些风流潇洒的世家弟子，或者出入于壮观华丽的宫殿会所，相悦以歌乐，或者纵马驰骋于郊外原野，相娱以骑射……似乎金城所有的花花世界，都活跃着他们高贵而又美妙的风姿。

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当属金隆基^③。他是先王金政明之子、当今国王金理洪的胞弟，不但血统尊贵、地位显赫，而且相貌俊

① 公元935年改称庆州，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东南部。

② 古时朝鲜新罗族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。

③ 公元713年因避唐玄宗李隆基之讳，改名金兴光。

俏、风流倜傥，诗、书、画无一行不精，歌、舞、乐无一艺不能；其文学修养之深厚、艺术才华之广博，可谓新罗第一人。然而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金隆基虽然聪明绝顶，却非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：经世济民之术，他一窍不通；王权军事之要，则一塌糊涂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胸无大志，整日陶醉于吟风弄月之中，沉湎于舞榭歌台之上，肆意挥霍、浪费着他的绝代风华与宝贵生命。

古人云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这样一位青年，自然不为朝中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所看好，也很难赢得那些梦想建功立业的热血男儿的敬重，但他却是全新罗所有姑娘的梦中情人。他的翩翩风度，他的洒脱率性，甚至他的轻佻、他的浮夸、他的冷淡，都让那些妙龄少女不可救药地迷恋。不知有多少家庭地位显赫的贵族少女为了他发疯发狂发癡症，失魂失眠失乐园……

奇人怪才，言行总是超出常人想象。金隆基对众多真骨家庭出身的贵族公主视而不见，在他16岁时却爱上了一位非骨品出身的姑娘。

新罗社会，实行的是骨品制。骨品，即世袭血统，贵族分为圣骨、真骨、头骨、六头品、五头品、四头品等六个等级。森严的骨品制不但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受尊敬的程度，而且决定了其可担任的最高官职，甚至还决定了其住所的大小。所以在新罗，若非骨品出身绝无仕途前程。为巩固其特权地位，确保既有势力，各骨品都自我封闭，互不通婚。只有同等阶级内的贵族，才会相互联姻攀亲，以通婚的手段达成政治联盟。当然，骨品和非骨品更不可通婚。

或敢为天下先，或鬼迷了心窍，天晓得究竟为什么，贵为王爷的金隆基居然不顾骨品壁垒，忘情地追求一位平民家庭的姑娘。

金城南山，由金五峰和高位峰两座巍然耸立的高峰以及四十多个山峦组成，岩石千奇百怪，山谷千变万化，溪流百转千回。这里不但风光秀丽，而且是新罗的发祥地，开国国王朴赫居世就出生在西边山脚下—个名曰“萝井”的小院里。古往今来，新罗人一直视南山为圣山：这里拥有130多座寺庙，众多贵族青年在这里出家为僧。每年三

月三日与九月九日，国王必须亲自到山上备茶具，向弥勒世尊供茶。

南山还是“仙界”人物——花郎的大本营。真兴王三十七年（公元576年），新罗贵族青年在这里创建了“花郎道”。花郎道，亦称风月道、风流道，是新罗贵族青少年的组织。其首领“花郎”，由风度翩翩、学识卓越且有德行的贵族男子担任。整个花郎组织的总首领，则称为“国仙”。在风姿俊美、能歌善舞、学养深厚的花郎带领下，教之以孝悌忠信，训之以骑射武艺，相磨以道义，相悦以歌乐，磨炼意志，锤锻品质。贤佐忠臣，从此而秀；良将勇卒，由是而生。可以说，因为有了大大小小的花郎组织源源不断地培养大批杰出人才，新罗才得以空前强盛，进而完成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业。

武则天证圣元年^①（公元695年）一个初秋的午后，无所事事的金隆基来到金城南山，翻过三花岭^②，到弥勒谷花郎大本营玩耍。花郎邀请他一同到野外品茶。

花郎道饮茶，仪式极其的庄严、神圣——花郎身着盛装，脸上傅粉妆饰，在两位郎徒的协助下，在室外以石灶煮茶。他将预先制作好的茶末放入石锅里，用木薪烧火煮沸，然后以长柄木勺，为尊贵的客人金隆基斟茶……

贵族出身的花郎本来就极有修养，茶会又是最高雅的集会，所以花郎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，甚至连他的每一个煎茶动作，都散发着一种特有的从容与尊贵，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，并随其一招一式陶醉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之中。可是，当花郎双手捧起茶碗，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献给金隆基的时候，金隆基并没有将茶汤接过来，而是把头转向一边。

虽然你贵为国王御弟，虽然你不拘小节，但是在这种十分讲究礼仪的场合，也太失态了吧？尴尬的花郎只好轻轻咳嗽了一声。可是，金隆基充耳不闻，并没有回过头来，依然在望着什么地方。

① 新罗乃大唐属国，实行的是唐朝历法与年号。

② 南山的第一道山坡。

花郎十分好奇，不由得也随着他目视的方向望去——

蓝蓝的天空下，那绿草如茵的山坡上，走来一位裙裾飘飘的少女。她自由如清风，自在似云朵，活泼像溪流，烂漫若山花，所以，她走路的姿势似舞似蹈，一举手一动足都是天然自成的曼舞。或许是因为隔着淡淡的山岚，远远望去，如梦似幻，少女宛若天仙下凡……

缓坡顶上，一座山崖高高耸立，如同刀削一般陡峭。绝壁的缝隙里，倔强地生长着一簇无名野花。少女停住脚步，痴痴呆呆地仰望着崖壁上的山花，似乎非常渴望得到它。

金隆基动如脱兔，立即跑了过去，身手敏捷地攀上高高的山崖，摘下一朵盛开的山花献给少女。并且他一边舞蹈，一边歌唱：

但若天仙不嫌我世俗之手，
不以我为耻，
我愿为您攀登高山，
只为摘花献仙女。

金隆基所唱的这首歌，后来演化成了著名的民歌《献花歌》，成为男人示爱之歌，在新罗广为流传。

当然，此时金隆基面对的少女虽然美貌非凡，却不是迷路的天仙，她叫淑贤，乃南山驿吏之女。为了方便王室、贵族、官员到南山供奉佛祖、祭祀祖先、游玩狩猎，王室在三花岭下设立了一座小小的驿站。她的父亲就是驻驿之吏。这种没有品级的属吏，不算正式的官职。也就是说，她的家族连最低的四头品都不是。

自从那日之后，金隆基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这位平民女，每天泡在南山驿，不顾一切地追求她，简直把这荒郊驿站当成了金城王宫。

出乎所有王公贵族、大臣官员的预料，国王金理洪并没有出面制止弟弟的荒唐胡闹，居然默许他打破常规，与非骨品联姻。他甚至还将南山驿改为南山别业^①赐给了弟弟，作为其新婚爱巢。当然，淑贤

^① 唐代将别墅称为“别业”。

的出身太过平凡，所以她不能作为金隆基的正妻。淑贤并不在乎，反正她是金隆基唯一的爱侣，只要两个人相亲相爱，又何必计较什么虚幻的名分。



金乔觉降世

当初秋的金风再次吹到南山别业的时候，金隆基和淑贤爱的果实即将成熟。为了保佑孩子能顺利降生，同时护持自己的爱人平安，一天午后，金隆基亲自前往南山生义寺，去请寺里的高僧来做法事，念经加持。

生义寺位于金城南山的三花岭之上，寺中供奉的一尊天然石弥勒十分灵验。金隆基正在向石弥勒所在的山顶攀登时，忽然听到一阵唧唧呀呀的歌声：

天香云飘逸，山岚煮冰清。
明心饮禅露，性净卧岩松。
梵音随风飘，分身赴海东。
红尘挂不住，九华复本明。

那边崎岖的山道上，走来一位脚穿草鞋、手拿禅杖、头戴斗笠、腰挂瓶钵的游行僧。他走得行云流水、分外洒脱；唱得旁若无人、无拘无束。金隆基既羡慕游行僧的气度，又觉得他的歌词有些奇异，便上前打个问讯：“请问高僧，您从何处来？”

“我从何处来。”

“您到何处去？”

“我到何处去。”

“您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

金隆基冰雪聪明，知道这老僧是在用禅机点化自己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双手合十深深鞠躬之后，说道：“弟子恭请大师到寒舍赴斋。”

那老僧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世上哪有白吃的斋饭，你是让我去给你做法事吧？”

老僧居然未卜先知，一语道破了金隆基的心机。他并没让金隆基尴尬，随即说道：“也好，贫僧正要借机嘱咐光目几句。”

金隆基一怔：自己的家人、亲戚中，并没有叫“光目”的人呀。老僧也不解释，自顾自地向南山别业方向走去。

佛教虽然传入新罗较晚，但发展很快。真平王、善德女王、真德女王等国王都崇信佛教，于是，奉信佛教成为新罗王室、贵族的基本传统。

金隆基也不例外，他将原来南山驿最大的一间厅堂，改造成了庄严佛堂，供奉未来之佛——弥勒世尊。据说，弥勒佛与南山缘分甚深，所以这一带居民家中供奉的多是弥勒佛像。他将那位有些神秘的老僧请进别业佛堂。老僧见到佛堂里供奉的弥勒像，既不跪下磕头，也不上香礼拜，甚至都不曾合掌，就径直走向蒲团，背对着佛像坐了下来。

见此情形，金隆基大惑不解，不禁问道：“大师，您是出家比丘，见了弥勒佛为何不拜？”

老僧回答说：“佛像自是佛像，和尚自是和尚；金铸、泥塑、石刻，不是真佛模样。”大约看到金隆基莫名其妙，老僧站起来，转身面对佛像，慰问似的说道：“教化难调刚强众生辛苦吗？开导度脱娑婆世界众生，是我所希望的。尔在新罗，大兴佛法。”

说完，老僧又闭目而坐。那模样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，疲倦了，劳累了，需要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会儿。因此，金隆基也就没有催他马上念经、做法事。

到了傍晚，金隆基再次来到佛堂，那老僧既没有诵经念佛，也没有敲打法器，依然端坐如故，也不知是入了禅定，还是入了梦乡。金隆基摇晃了半天，也不曾将他唤醒。此时此刻，再到佛寺请其他高僧已经来不及了。金隆基无可奈何，只好听天由命，到别业后宅看望临产的淑贤去了。

古代妇女生产，就是过鬼门关。尤其是头一胎，骨盆裂开、韧带撕裂的疼痛不说，往往因为难产大出血、羊水栓塞等病症而一命呜呼。奇怪的是，临产的淑贤不仅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，神态反而比平时更加平和，脸上泛着一种安详、静谧、尊贵、圣洁的光芒，似乎在等待着一个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。

任何等待都很难耐，况且早已过了接生婆预计的时辰，产房里还是没有动静。金隆基看看日头即将落入西山，夜幕就要降临，自然有些着急。他第三次来到佛堂，想请那老僧诵经祈祷，求佛菩萨保佑淑贤母子平安。

谢天谢地，这次老僧总算睁开了眼，未等金隆基开口，他便道：“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小王爷你少安毋躁，坐下来安心等待。”

此时此刻，金隆基如何能坐得住，他数次站立起来，焦急地向后院张望。老僧见状，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请拿一些香过来。”

备受熬煎的金隆基像是囚徒听到大赦令，急忙抓起一大把檀香来到老僧面前。老僧徐徐说道：“本来菩萨不需要什么香火供养，不过，借大愿菩萨临世的福德，今夜的香气能熏入十八层地狱之中，使一切地狱受苦众生都能凭借菩萨的悲愿之力，减少一些苦痛。若是机缘成熟，或许能因此得到解脱。”

他又对金隆基说：“你到外边将手里所有的香都点燃，插在门前、墙脚、路边、花坛等地方。顺便数一数，一共插了多少支香。”

因为事关爱人的安康，金隆基十分虔诚。他没有召唤众多的丫鬟、仆人帮忙，而是先在佛像前磕了三个头，随后亲自将一支支点燃的檀香插到屋檐下、大道旁、小路口……不管是显眼的地方，还是僻

静的角落，皆布满了祝福的红光，散发着温馨的香气。

暮云合闭，夜色阑珊。伴着隐隐虫鸣和秋风微拂，只见南山别业附近轻烟袅袅，香火明灭，在夜的黑色里显得分外鲜明。天上星光灿烂，地下香火点点；空中云彩悠游，地上香雾氤氲，组成了一幅极富浪漫情趣、极具神秘色彩的美妙夜景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中国和新罗渐渐形成了农历七月三十日烧夜香的民俗：初秋的夜色里，大大小小的村落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万家香火，为自家老少祈福，超度地下亡灵……

金隆基无暇欣赏自己制造的美丽景色，插完手里的香便匆匆回到别业。老僧问他：“你一共点了多少支香？”

“九十九支。”

老僧点点头，神秘一笑，说：“一切都是缘生缘灭，大愿王此番驻世因缘，恰恰是九十九年。”

金隆基不知所云，刚要询问，那老僧忽然伸出右手在空中摆动着，就像是在爱抚一个看不见的神秘人物的头顶，而且还轻语道：

“善哉善哉，吾助汝喜。”

老僧话音刚落，后院传来一声嘹亮的初生儿啼哭——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。

初为人父的金隆基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像只无头苍蝇在庭院里、在产房门前来回打转，简直想与每一位仆人拥抱一番。等他想到请那位老僧为儿子起一个吉祥如意的名字时，佛堂之中空空如也，哪里还有老僧的踪影。这时，夜空深处传来一缕缥缈缈缈、如梦似幻的吟诵之声：

名挂鸡林弗为家，
金锡迢迢入九华。
乔木长青荫千古，
觉海湛然度恒沙。

金隆基本来就冰雪聪明，诗词歌赋无一不通，所以马上领悟到这是一首藏头诗，于是为儿子取名“金乔觉”。

这一天，是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（新罗孝昭王五年，公元696年）农历七月三十日。



父亲当了国王，一去不返

金乔觉是新罗王族新生代的第一个男婴——尽管国王金理洪后宫佳丽成群，但多年来仍未有子嗣。自从有了儿子，金隆基对淑贤更是爱恋有加，几乎不回京城，也不再与原来那些贵族子弟们往来，更不再出入风流场所，而是一心一意守着娇妾爱子，过起了普通百姓的平凡日子。

王兄金理洪似乎对他格外宽容、照顾，对他不问世事、居山半隐也格外鼓励，并且每月按时拨付充裕的资金，凡是地方州府给王室进贡的珍品，也都要分一份给他。由是，金隆基一家三口生活得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、快乐安逸，如同神仙一般。

两年之后，金隆基与淑贤的第二个儿子——金守忠出生了。

又是两个两年悄然而去，金隆基一家四口的日子平静得宛若高山密林之中的湖泊，任你山外风狂雨骤，任你天上云飞雾变，我自安然不动、不动安然。

时间如水般地流过，这期间，如果不是武则天长安二年（公元702年）那次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重大变故，如果不是鬼神难测的天地大运，或许金隆基一家会一直这样淡淡然地生活下去，最后终老南山。那么，那些女人们、他的儿子们以及整个新罗国的历史，或许会走出不同的命运轨迹。

但是，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是缘起^①法则，而不是如果与假设。于是，一切机缘自然而然地发生了……

那天午饭之后，妈妈拉着7岁的金乔觉、爸爸背着5岁的金守忠，一同走出家门，登上三花岭，优哉游哉地走向西南山。

正是莺飞草长、春暖花开时节，和风掠过绿草如茵的山坡，吹拂在人的脸上酥酥的、痒痒的，让人飘然欲醉。金乔觉早已挣脱了母亲的手，弟弟金守忠也从爸爸的背上溜了下来，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追逐、摔跤、翻跟头、做游戏，把咯咯笑声挂在了每一片草叶上，压得草叶颤颤悠悠……

不知不觉里，他们一家四口来到一片开阔的山谷之中。春季干旱，曾经汹涌的溪流瘦成了一条细细的线藏在谷底，裸露出宽宽的沙滩。或许是冬季北风与夏秋洪水的共同作用，在山谷河湾南岸堆积成了一溜四五丈高的沙丘。那些细沙洁白、干净、松散，一只小小的四脚蛇跑过，无数的沙粒便簌簌滑落。7岁的金乔觉正是顽皮的时候，他很想从沙丘顶上滚下去，却担心父母不允许，于是他假装失足，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扑倒在沙丘斜坡上骨碌碌地滚了下去……

金隆基发现儿子摔倒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抓，可早已来不及了。惊慌失措的他想都没想，不顾一切地猛扑下去——

可怜金隆基一头栽进沙窝里，又在巨大的惯性推动下，在陡峭的斜坡一个接着一个翻跟头，失控般地滚下沙丘……

当那疯狂的滚动终于停下来，仍在天旋地转的金隆基马上睁开眼睛，寻找可能遇险的儿子。没想到，金乔觉就笑嘻嘻地站立在自己身边。他急忙坐起来，抓过儿子上上下下察看了一番，居然没有发现任何损伤；同样，他自己除了有些晕眩外，也是毫发无损——沙丘上的流沙松软、细密、极富流动性，人从上面滚落，不会有任何伤害。金隆基从儿子脸上仍未消退的笑晕领悟到：刚才惊险的一幕，是他的

^① 众缘和合而生起，也就是各种条件和合而生的意思。佛教认为，一切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成的，并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，世界上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。

“预谋”。

这时，沙丘顶上的淑贤十分焦急地询问他们父子俩的情况，小乔兴奋地说道：“守忠，阿妈尼，你们也翻滚下来吧，可好玩啦！”

小守忠听到哥哥的话，就要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。可淑贤如何肯放小儿子去冒险，而是将他搂得更紧了。这时，金隆基也说道：“没事，淑贤。这沙丘又松又软，从上面滚下来既惊险又刺激，却十分安全。不信，你和守忠也试一试。”

丈夫都这样说了，淑贤虽然百般不情愿，却仍然听话地抱着小儿子向下滑去。

随着惯性加大，她们母子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再加上守忠使劲想挣脱母亲的束缚，到半坡时，两人失去平衡横着滚了下来……

直到完全停止在沙滩上，淑贤依然在尖声惊叫。不过，随后她发现自己除了头发上、衣服里有一些沙子，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损伤。随即，一家人爆发出欢快的大笑。

两个孩子在高高的沙丘上爬上滚下，尽情戏耍。金隆基干脆将松软的沙滩当成了床榻，头枕着淑贤的腿，进入了美妙的梦乡。

山中春寂寞，闲花处处开；
风儿自多情，四处散香来。

就在金隆基一家人陶醉在大自然的无限春光之时，一列威武、肃穆的骑兵队伍悄然出现在山口，沿着河谷急速向这里驰来——

“嗒嗒……”

等金隆基听到雨点般的马蹄声时，疾驰而来的骑兵队伍已经距离他们很近了。看到这支队伍清一色的高头大马与精美华丽的装束，他不禁大吃一惊：这是哥哥金理洪的亲兵卫队！而马队居中的那辆驷马轿辇，更是国王的御用之物！

莫非……未等金隆基揣摩出一二，国王卫队已经呼啸而来，并且骤然停在他的跟前。一人翻身下马，向金隆基走来——他是这支队伍